

頓悟與漸修

神秀與惠能的偈頌

在《六祖壇經》中，我們可以看到五祖弘忍大師如何尋找傳人以繼承衣鉢的故事。

那是惠能來到黃梅的那年，弘忍大師已高齡七十多歲，他要求弟子們每個人都要作出一首偈頌，原則是「各去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」，以表達對佛性的領悟，而且特別強調「若悟大意，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」。這可說是一項非常重大的宣布。

當時一向受弘忍大師看重的神秀呈上的偈頌是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」。而惠能所作的偈頌是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兩人所寫的偈頌，後來成為中國禪宗分漸教與頓教的根本依據。

神秀的偈頌是將「身」比喻成菩提樹，「心」猶如明鏡的臺座。「時時勤拂拭」的「拂」字是指去除塵埃。當鏡子有灰塵時，要把它擦乾淨，鏡子才會明亮。「勿使惹塵埃」是說修行應該要精進，才不會使如鏡之心惹上塵埃，以致無法映照出事物原本光明的面貌。

惠能的偈頌則是先區分出「樹」與「臺」是有相的身、心，而「菩提」與「明鏡」是無相的自性。「菩提」與「明鏡」不是「樹」與「臺」，所以說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」。第三句「本來無一物」說的即是自性，自性本空，無一物可得，又「何處惹塵埃」呢？

弘忍大師看了神秀的偈頌後，認為他還沒有見到本有的佛性，凡夫依之修行，即能不墮落，但是如果依之而覓得無上菩提，則是不可得，必須見到自己的本性才行。

弘忍大師對惠能的偈頌也給予「亦未見性」的評語，直到弘忍大師為惠能講《金剛經》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一句，惠能才豁然大悟，原來一切萬法都不離自性，所以就對弘忍說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！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！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！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！何期自性能生萬法！」弘忍便知道他已經了悟本性，便將衣鉢傳給了他，成為禪宗第六祖。

理雖頓悟，事須漸修

「勿使惹塵埃」、「何處惹塵埃」這兩句偈頌是明顯的對比。依照學者的研究，說定中國禪宗六祖的是神會大師，當時惠能大師已經圓寂，他認為真正得到弘忍大師衣鉢的是惠能大師，而抨擊神秀的禪法是「漸教」，推崇六祖的禪法是「頓教」。但是否有一個界線可分出是「頓」或「漸」呢？

大乘佛法現在漢傳佛教的修學，與中國禪宗的祖師強調的都是「開悟」，開悟然後就可以成佛。但這是說「理」的悟，所有的修學都必須要先悟「理」，這是事修的基礎，修行還是要漸修，不是一蹴到究竟位悟「理」就可以成佛的。不論是修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……，要如法地、次第地進入修法，至少要悟「理」與「事」以及「頓」與「漸」是有步驟、階次的。所以，修行是要漸修的，神秀大師的偈頌是無誤的。

「頓」與「漸」看似對立，但只是在下手處、方便處不同，強調的都是斷煩惱，要少事、少業、少煩惱。「法」是一個，不會是兩個。那麼，為何會有八萬四千法門？或是南傳、北傳、藏傳佛教，或是大乘、小乘佛教呢？這是因為「法」要因應根機，根機有差異，「法」便有不同。佛陀所說的都是同一「法」，只是角度不同，大乘根器者由大乘心聽的就是大乘的「法」，如果「法」儘管是大法，若他是小乘心，所聽的還是小乘的「法」，這是容器的差

異。

所以，「理」不可不知。當我在看南宗與北宗，有時對立是人為的，應該要處理的是「理」與「事」、「法」與「根機」，或是修學的依戒、定、慧，這個是無庸置疑的。

中國的禪修，有的人說要以「理」為主，就不重視戒律了，結果就顛三倒四的，只會說一切都是「空」，喝酒就說「酒肉穿腸過，佛在心頭坐」，好像「理」懂了，結果行為根本不符合佛法。像這樣的人，你就教他以腳用力踢牆壁，問他：「會不會痛？」他一定會說：「會啊！怎麼不痛呢！」你就再跟他說：「四大皆空，但因為你的腳不空，你才會痛啦！」

戒律還是要持守，禪定還是要修習，可是持戒與修定常常是要漸修的，沒有人持戒立刻就可以全部都清淨無染的。所以，修法重點你一定要清楚。平常的事修，是要去除我們自己的習氣、習慣、習性，這些不是你懂了以後，一夕之間就可以立刻全部清淨無染的。

事相要怎麼修？我的主張是「觸事即真」。要認真地看待它，就是要負責。我們現在是多元社會，面對的都是無常、苦、空的。但是你的心也在這無常的流動當中，你知道如何提升自己，讓自己能夠有戒、定、慧。所以，一定要穩定下來，才能掌握得住「理」。它絕對不是靜態的，也不是一成不變的。

所以，六祖大師雖不認得文字，尚未受戒，只是在家身分，但是他一聽佛法，就掌握了「理」。而且他掌握了「理」以後，不論在家上山砍柴或在叢林中舂米，他的身心都泡在「理」裡，做自己的禪修，很快就可以來指點別人，也就無怨無悔。

你在世俗裡，又能保有自己的方外性格，要有一種自足，在無常動盪當中，不忘記自己的知見，不忘記自己的修學，如果一直能思惟三法印，這就是「法」。

「頓」或「漸」是同一法

明朝的憨山、紫柏、滿益與蓮池四位大師中，個性比較強烈的是紫柏大師。他那時發現佛教界不重視「知」，忽視教理的研討，大眾一心一意只追求開悟，古德們千辛萬苦所翻譯的藏經無人聞問，也無人能懂。大眾渴求的是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」，但所修的到底是否正確？可以用何種方法來驗證？所以，紫柏大師就倡印《嘉興大藏經》，重申藏經的重要性，以期引起大眾的重視，經典可以繼續流傳在世間。

他到處去化緣，化緣時就會讓發心者寫下祈求的事項。有人祈求能早生貴子，有的祈求登科及第，有的祈求天下無災無難，或經商平安，或生意興隆，或身體康泰、小兒易養等。出家人則祈求正法久住、法輪常轉等等。這些祈求在《嘉興大藏經》裡一條條地記載下來，它說明了世間人們的渴求。

紫柏大師倡印《嘉興大藏經》，只有一個願望，那就是讓人們知道有一部大藏經，認同了這一件事情，而且這份認同會讓他們產生一份信心，同時構成社會的和諧穩定。但是我們自己要能夠回應這些東西，要看到有一份「理」在流動、流轉，有「法」在流動、流轉。而且居士們會覺得自己也參與了一份，在參與當中，他發現透過祈求，就有解決困難的希望。自古就有這些「法」在流動、流轉著，這個就稱為「法輪常轉」。

所以，同樣一件事情，哪一個是究竟法，哪一個是世間法？同樣一個「法」，在家人渴求的與出家人渴求的雖有不同，但同樣的是內心有個「欲」，也就是「希望」。這就猶如鏡子一般，所映照的就是個人的渴求，這修法是「頓」還是「漸」？這就要端視如何看待目前的想望與遠方的目標而定。

「法」不論是「頓」或「漸」，仍然是同一個「法」，兩者看似對立，實則都是同時存在的。在每一個時代，這些流動、流轉的「法」流過每個人的心裡，它要呈現的是什麼呢？它是一個過程，也是一個現象，它會停留嗎？不可能。